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之新聞紙

現代評論

第二卷第四十二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國民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時事短評
不安的大局(壬)——意比兩國的金案
解決了(壬)——河南人思念吳佩孚(召)
沙基慘殺案與我國統一問題　梁雲松
軍閥治下的省銀行紙幣　曲殿元
劉叔和　西瀅
衝突　何植三
記言　胡適
通信三則
任陳二教授的改良大學芻議　樊弘
愛國運動與求學　劉治熙
教授耶抑流氓耶?　劍公

本刊定報及通信處
北京國立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報價
國內:郵寄半年大洋八角五分;全年大洋一元六角五分。又大洋一元寄足三十期。日本朝鮮同。歐美各國:郵寄半年一元二角,全年二元四角。零售:北京每份銅元十枚,外埠大洋四分。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以九折計算,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凡訂閱本刊者可將下面附印的訂閱單剪下依式填就隨同匯信直寄本刊定報處為荷。
本社印有代售簡章,函索即寄。

廣告價目

地位／面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面	八分之一面
論前 底面	二十元	十五元	九元	六元
正文後	十五元	九元	六元	三元

登四期以上九折,十二期以上八五折,半年以上八折,全年七五折,插圖價另議。

發行所北京黃化門內碾兒胡同十八號

周越然編

英語模範讀本

全書四冊　已經出齊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商務印書館出版

讀本中空前絕後之傑作

第一冊
爲英語入門之梯級
內分發音拚法讀法
書法默寫會話等門

第二三兩冊
敍述英美人情風物
內分讀法會話文法
作文尺牘詩歌等門

第四冊
精選英美名家詩文
每篇各冠著者之小
傳幷有高等文法作
文修詞學等門

本刊特設上海代理處啓事

本刊爲便利上海方面的讀者訂報起見，特於上海設立本刊代理處。凡欲訂閱本刊或欲購置本刊第一卷合訂本（由第一期至廿八期，定價一元）諸君卽請逕向該處接洽。

本刊上海代理處地址：

上海愛多亞路五十號紗布交易所內五層樓同濟建築公司

本刊第一卷合訂本出版了

本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二十六期）合訂本，卷首有目錄，卷尾有索引，檢閱極爲方便。每本連郵費售國幣一元。購讀諸君請直向北京本社或上海代理處訂購。

現代社文藝叢書第二種

志摩的詩

出版了，自本星期起在現代評論社（北大第一院）發賣。書印兩種，宣紙厚本定價一元四角，白連史的定價一元，却是聚珍宋字精印的線裝書，狠不討厭，到書不多，買客從速。志摩的詩，無須介紹，這集子是他自己選定的，有不曾發表過的多首。

本刊第一卷合訂本出版了

本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二十六期）合訂本已經裝好，卷首有目錄，卷尾有索引，檢閱極爲方便。每本連郵費售國幣一元。購讀諸君請直向北京本社函購。

北京大學 社會科學季刊　第三卷　第三號（現已出版）

中國奴婢制度……王世杰
國際聯盟與國際法……周鯁生
馬克斯的勞動價值說……周佛海
蘇聯的農業……陳翰笙
新近憲法中立法行政兩機關之關係……錢端升
裁併檢察議……黃佑昌
財產觀念之變遷……燕樹棠
學術書籍之紹介與批評
International Law (Charles Fenwick) —*The Civil Servant in the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 (Emden) ——農村問題與社會思想（邢須諧）——*The Hellenistic Age* (Bury)—*Palitische Gergrphie* (Dix)—*Politische Geographie* (Maull).

總發行所　北京漢花園北京大學出版部
代售處　上海亞東圖書館　各省商務印書館暨各大書店
定價　訂閱全年一元八角（郵費在內）零售五角
本季刊第一卷全卷及第二卷全卷俱有合訂本每卷二元四角（郵費在內）

時事短評

不安的大局

中國的內亂是代替外國的選舉的，這句話也有幾分眞理，因爲國會不存在，選舉不實行，要想改換政治的局面，除了戰爭沒有第二着可走哪。內亂既具有選舉的作用，每內亂一次，政局便可保一時的小康，而從中醞釀下次的內亂，這是民國以來的通例。所以大亂以年計，小亂以月計，以內亂大小的程度定時局安否的長久，而且小亂是大亂的導火線，大亂却不是小亂的總結束，陳陳相因，於是乎中華民國的小百姓，便無時無刻不在「不安」中討生活了。自去年直奉大戰到現在已將近一年，已滿了小康的時期，而下次的大亂，也早已製造成熟了。政府當局雖極力否認，而滬上報紙記載江浙兩軍的行動和軍界主腦的談話，都是明目張膽咄咄逼人，可見已到了公開的程度。北方局面的形勢雖沒有具體的記載，然而從江浙現況觀察起來，也不難聯想而得。只看交通界車輛缺乏的情形，便可窺見其中消息了。內亂是人民見慣的事，本不足爲奇，但是此次的意義，却與他次不同。第一點：以前的內亂都是甲乙兩派對抗的戰爭，如直之於皖，奉之於直，界限是狠分明的，而這次則有兩派以上的勢力夾雜其中——而且都是不能相容的，成了一個混戰的形勢。第二點：以前內亂都由於兩派首領之政治的野心而起，將校兵士是誰也不願意的；這次的動機竟由於飢軍的求食，（如第三軍之入陝便是這種理由），兵士求食而戰，這竟是經濟的問題了。混戰便難有結果，兵士求食便非尋常的政治手段所能解決，國家的前途眞是黯淡啊！

（壬）

意比兩國的金案解決了

反直派攻擊直系的大武器——法國金佛郎案早由現政府解決了。一點兒反對的聲浪也沒有，政府便安享了一千萬，雖然其中至少也有五百萬入了某軍閥之手，而政府都已叨惠不淺，這正是人民消極幫助政府的表現哪。無論如何不肖的人，決沒有自甘於賣國的，若沒有人指摘攻擊他是賣國，國中便沒有賣國的人，所以政府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的將比利時，意大利兩國的金佛郎案，也輕描淡寫的解決了。果然還是一點兒反對的聲浪也沒有。我想政府必定要後悔罷，早知這般容易，當初何必以獅子搏兔之力去辦理法國金佛郎案呢。解決比國金案，政府可得二年又九個月的延期賠款，約合國幣一百五十萬元，解決意國金案，可得國幣約四百七十萬元，中秋節關總可敷衍過去了。至於人民的負担如何，國庫的損失如何，人民自己不說話，政府當然辦不着的。庚子年拳匪闖下來的亂子，現在居然有人大受其益，可見禍福兩字原是沒

有定準的，若是英國日本兩國的幣制紊亂，而生出金紙之差時，那纔是中國政府的好機會呢。

（壬）

河南人思念吳佩孚

由河南來京的學生商人說，甚而至於軍界人也說：河南的老百姓現在非常的思念吳佩孚在洛陽時候的好處——他們呼吳佩孚爲「吳爺」，他們說「吳爺在這裏的時候，兵沒有這樣多，稅捐沒有這樣苛，田賦沒有這樣預徵，地方官沒有這樣暴斂，眞是不如吳爺在這裏的時候好了」。河南老百姓這些話的意思，就是說他們的生命財產自由，現在比從前更加危險了。吳佩孚當權的時候，歷任的河南督軍省長都是黑幕重重，惡聲四播，現在的老百姓反思念那時的好處，他們目前所受的苦痛，定然不堪思議了。我們推想：自去年政變以後，全國各省都是兵越多，匪越衆，稅課增加，官吏暴橫，人民越不得安甯。

革命是神聖的名詞，是用法外的手段，剷除舊制的積弊，增進人民現在和將來的幸福。軍閥政客學棍若借革命之名，行殘民之實，那不是革命，是長亂。那末，就無怪河南的老百姓思念吳佩孚了。

（召）

沙基慘殺案與我國統一問題

梁雲松

自從五月三十日上海慘殺案發生，帝國主義者的兇惡本性，完全暴露於世界上。我國人也漸漸覺悟，我們如果不認眞設法團結起來，一致抵抗，我們就會「覆巢之下都無完卵」了。故這一兩月以來，我們不分南北，不分黨派，大家一齊猛烈的，向那凶惡橫暴的帝國主義者，宣布反抗。全國學生們，工人們，商民們，連合罷學，罷工，罷市，一致表示他們抵抗外侮，防禦外禍的決心和勇氣。就中有三個地方，他們且爲此而流血，漢口之後，就有九江，九江之後，更有死傷一百多人的廣州沙基之役。我們由此可以看出，我們對於內政問題，雖然難得一致，至到對外，還是容易同心。因此可以斷定，我們對於此次外侮，除了絕對不能相容的幾個政客軍閥，我們國民，是可以一致的。換一句話說，就是我們政治上雖然不統一，社會還是統一的；地方的雖然不統一，民族的是統一的。（註）同時我們又知道，我們雖可以在現在不統一政治狀態之下，仍然繼續維持我們經濟上文化上和其他一切社會的關係上之統一，我們也時時覺得，政治上一天不統一，一天仍繼續現在混沌和分裂的狀態，我們的政治以外之其他的活動和發展，都不能不受損害和阻礙。最末了，或者便至於完全停頓。這個在平時已經不好，一旦我們有了外交問題發生，尤是嚴重的外人橫暴殘殺人民的問題發生，當然越發覺得，沒有一統一政治機關，來對付外人，抗禦外侮，辦理交涉，是不行的。平時，我們因爲數千年無「外交」問題，和不問政治的習慣，也許可

以隨便忽視政治統一的需要；却是到了大禍臨頭，無論是最消極或黨見最深的人，也不免念及我們「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古訓了。況且他們外國人，又明明以我國沒有統一政府來奚落我們咧。他們現在還藉此爲口實來拒絕我們改正不平等條約要求咧。那英國外交總長張伯倫 (Austin Chamberlain) 在英下院討論上海殺案時演說，居然說道：

「這一二年中國不單是沒有向前走，而且只有向後走，中央和地方政府，逐漸頹廢了。我們現在狠難找出一個當局，可以代表中國，來和我們交涉。且交涉之後，可以相信能彀在中國各地，執行與我們交涉結果之約束。」又云「現在他們，還不能一致，他們的政府，還沒有那個統一的勢力。」

（六月二十日南華早報）

今日各報，關於外交團對於吾國要求修改不平等條約之態度，又有如下的紀載：

「日本政府，已訓令芳澤公使；對於修改不平等條約事，認爲在現狀之下，不能應允，惟願中國速行恢復秩序。更聞法比二使之態度，與日本同。其餘則以英使爲最強硬，謂此等重大問題，非中國事實上之正式鞏固政府成立，不能提到。」

（七月十八日七十二行商報）

照這樣看起來，我們如果想對於這回交涉，得一個滿足的結果，暫且不說勝利，我們就非急謀全國政治上統一不可了。在平時，有些人（包括羅素先生）說，中國政治上不統一，也許害中帶有些利。譬如各國對於中國的種種政治上經濟上的逼壓和束縛，各地方政府和人民，有時因爲中央政府命令不行之故，也許可以擺脫一點。比方外人在鹽稅的稽核權和存款權，因爲現在各省截留鹽稅，外人就不能和海關一樣，完全實行支配。又如各國在中國這十年來由北京政府威逼利誘所得的鐵道敷設權，和礦山採掘權，也因爲各省地方秩序未復，許多還不能開始享用。但是在今日「外國人協而謀我」的時候，而且外人四處慘殺的時候，我國民的生命財產，都岌岌不可終日，我們可不能因爲小利而不顧大害了。況且我們這次運動，是要全部的非局部的，完全擺脫外人一切經濟上政治上的壓迫和束縛；是要廢除一切威逼利誘所得的鐵道敷設權和礦山開採權；是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時候。我們當然非以全國的同心協力，爲「力盡而止」的努力，不能達到目的的。

關於此點，我看我們愛國的各政黨首領，似乎皆己有了覺悟。汪精衛先生最近（七月十二日）以主席委員資格，在國民政府招待廣州新聞記者茶會席上，演說道：

「如果先能統一中國，倒打帝國主義，更爲容易。」

同日，胡漢民先生，以外交部長資格演說道：

『一國外交原則，對外最忌分裂。此次慘案，雖有滬、潯、青、漢、粵，各地之不同，而性質則實一樣。如果各地只講各地辦法，止就各地單獨解決，則必致沒有結果。而吾國不一致的情形，便已發生，大非吾國之利。故無論就原理或就事實論，均不可分者也。』（見翌日廣州各報）

以上兩位民黨重要人的宣言，對於現在時局，確有十分重要之意義。蓋現在我國所謂統一問題，實際上最關重要的是廣州問題。因爲現在各省，除西南五省外，大致（至少名義上）皆在北京政府統治權之下。惟廣州自粵軍返粵以來，除省政府外，復有一個事實政府。從前稱爲大本營，自從七月一日，改稱爲國民政府。向來與北京政府對抗，自從沙基案起局面爲之一變。蓋廣州政府，從此遂由傍觀者的地位一變而居於當局的地位。且尤不能不繼續主張，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爲此次交涉之目的。却是，國際上廣州尚沒有地位，在平時，外國領事，實際上不能不與廣州政府正式往還。然他們自始至終，都盡力避免一切牽涉承認問題的行動。自沙基案起，英國人益利用廣州地位上弱點，爲延宕脫卸之計，最近之覆文，竟謂已接英使訓令，廣州政府所提出的要求，不必加予考慮。近且間接由日本領事宣言，罷工風潮一日不解決，沙面即不能不增加軍備。所可幸者，國民黨對於此次外潮，自始即採用正確而明大體的態度，視沙基案爲滬案的支案，視各處殺案，爲一整個而不能分開的外交案，視爲全國的問題，不是廣州的局部問題。故沙基案發生之第三日，代行大元帥職權胡漢民暨粵軍總司令許崇智等，連名致電段執政，詳述沙基慘殺眞相。此即廣州激於義憤，表示願與北方聯合一致對外之意，雖則其電文之末段，仍不免帶有責備之意。

現在廣州交涉的對方，表面上雖是英日法並提，事實上只是香港。因爲廣州當局，自上海案發生，即已發縱指示，對香港爲大規模的罷工運動。廣州本來是中國和歐洲各國開始接觸的先鋒，自鴉片戰爭以來，廣東人創深痛鉅，未嘗一日忘。又有香港九龍爲永久衝突之點，故廣州人之排英實有歷史的根據。近年以來，廣州爲國民黨根據地，提倡民族主義，排英運動益烈。自從與蘇俄攜手，英國人越發忌之，詆爲赤化，爲過激。而廣州則以工人罷工去難他。上次就有那個海員罷工，去年又有那個沙面罷工，廣州政府，實主倡之。英人恨之入骨。這次沙基的殘殺，實在是英人乘機挑釁，想籍此傾覆廣州政府，看他們開始就在沙面預先有作戰的計劃，可以知「司馬昭之心」了。近來香港的言論，對於和廣州單獨解決，雖視爲可能，但云須依照下列原則：

（一）不能和現在共產黨的廣州政府交涉；

（二）廣州須以後保證永不干涉香港的內部問題；

據他們說，廣州政府，對英人已盡其窮辱之能事：罷工也，

抵制也，幾乎「無時無之」。最初還以為此種排英運動，不過是少數國民黨一種為怨望而起的報復手段，現在纔知道，廣州政府目的，是想掃除英國人在南方的勢力。這幾年來，香港因為排英運動所受的損失，已經是狠大了，然英人以為商業上損失雖甚重要，却是那連帶發生的政治打擊，實更重要萬分。因為英國人如果在香港站不住，就不會在中國站得住的。假使英人就不得不拋棄他們在中國的一切特權，那太陽不入的帝國的威信，一定因此失墜。其結果，一定是他在印度及南亞各國的百餘年所經營的勢力，一旦失掉，而帝國亡矣。故英人看這次香港存亡，為帝國存亡問題；至必要時，或須「孤注一擲」去爭，也未可定。

復次，英國人深信我們現在全國排英運動，實由廣州發縱指示。故以為廣州如果打倒，全國就可以恢復原狀。而英人所最疑懼的，是蘇俄在廣州的活動，以為打倒廣州，俄人就不會有根據地，將無所憑依以作祟，故英人對於現在廣州政府斷無和平了結之可言。而廣州香港間，將無形的陷于一種戰爭狀態，也是意中的事。廣州已然用罷工經濟絕交，斷絕交通，等種種方法，去困香港；香港也一定利用他的交通上和商業上支配權和優勢，來困廣州。比方，廣州所仰給的海外的米，煤，油，和其他需要品的接濟，香港現在已設法斷絕我們的運輸，也許他們將來更利用他們優勢的海軍，來斷絕我們的交通。希望廣州因為交通斷絕，物價昂貴，民怨沸騰，主釀內亂。英人逆料廣州孤立無援，北京政府無論矣。就是一般的北部各省，都和廣州勢如冰炭，能[illegible]廣州的幾省鄰省，如福建，江西，湖南，不獨政治上主張完全歧異，就是利害上也不同。平時已有鄰厚君薄之虞，現在也不見得有唇亡齒寒之戚。廣西及廣東下四府，東江，亦仍未能一致。一旦有事，也許乘機崛起，冀收漁人之利。故廣州如欲以單獨的勢力，去抵抗英人，是一定會失敗的。但廣州失敗了，北京和各省就可以獨存嗎？廣州現在是為全國利益而奮鬥，非為地方利益而奮鬥，我們可以袖手旁觀，坐視廣州屈服于最凶殘而陰毒的大英帝國主義之下，而不去救嗎？淺陋無識的武夫，嫉忌怯懦的政客，也許不明大義，不顧大局，以為假手外人，剷除政敵，計亦良得？但他們也曾想到，廣州之亡，就可引起全中國之亡嗎？八十三年前，廣州為我們拒敵，為我們對英宣戰，致有鴉片戰爭，結果，我們失了香港，開了五個口岸，賠了二千一百萬元。但是，這回如果廣州重演舊劇，就不會這樣了結的。因為英人今日在中國的勢力，比八十年前，雄厚得萬倍，而其他帝國主義的各國，也越發虎視眈眈。實逼處此，我們廣州，如果失敗，就會促成瓜分，或共管的局勢的。那末，我民族就會永淪於夷狄萬劫不復了。因為，英人到必要的時候，一定會連合各國，(尤其是日本)來對付我們。我們如果任由英國用砲艦政策，來懾服廣州，他們不獨目中會

沒有北京政府，而且就會用同樣的手段，去對付其他各省。像英法從前對印度時的故事。結果，他們就會藉口無統一的中央政府負責交涉，無論何處有事，將隨時自由爲局部的直接對付各省之計劃，或籍口防止將來排外運動之復活，由各國分任防禦之事，或由各國共同組織連合軍隊，永久駐防重要各地，如現在天津北京間然。前者方法行，卽是瓜分；後者方法行，就是共管，卽令各國因爲種種牽制之故，不能卽刻決定和施行這樣有永久計劃的處分中國政策；我們如果不能集中全國勢力，去對付此次嚴重外交問題，而至於失敗，我們不獨會使現在之亡國條約，再加一重保障，而且令我們中國人民越發畏懼外人，將來無論有甚事，再有外人屠殺之事發生，我國人斷不會再有起而反抗的勇氣了。古人云：『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那時我們不單是身體上受各帝國主義者的束縛和威迫。而精神上也可算亡了，我民族就永無解放的機會了。

總視以上種種的考慮，我們如果想對於這回英人各處慘殺案，有相當之結果，其中只有一途，「卽暫息內爭，一致對外」是也。但是這個應該用何種形式去實現他呢？這是我們全國國民應當大家平心攷慮的一個問題。

(註)吾國自從南北政爭，西南各省，陷於一種半獨立的狀態，並沒有一個人想或敢主倡分立一國者，如蒙古西藏的樣子。又如德國戰後，秩序未復時，中央政府亦威信墜地，然而各部之自國心Particularism 雖盛，尤其是南部巴原 Bayern，亦卒不能分立。大概都是因爲民族統一的緣故。

軍閥治下的省銀行紙幣

曲殿元

現在各省軍閥，在擴充軍備一條路上拚命競賽。爲應付此種浩大的軍費，於加稅，借債，勒索商民之外，又藉重於增發紙幣。東三省，河南，陝西，湖北，四川，雲南，廣東各省銀行的紙幣，價值早已與硬幣分離。最近馮玉祥督辦提倡的西北銀行，已經取得發行鈔票的特權。直隸李督辦又有發行省銀行鈔票一千萬元的計畫。並聞已邀財部批准，着手實行（其實財部批准與否，有何關係。李督辦總算給財部留體面。）山東張督辦近日藉整頓全省金融的題目，籌辦省銀行，用意所在，不問可知。常此以往，全國各省，必盡爲不換紙幣所充滿，流弊可至於無窮。今特就民生，商業，財政三方面，略述其弊害。

一，民生　濫發紙幣的第一惡果，卽爲物價騰貴。據貨幣數量說（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物價爲貨幣量的反映。貨幣量與貿易量須相輔而行。貿易量大，貨幣隨之增加，反之，則減少，如此方爲優良的貨幣，所謂具伸縮力（Elasticity）是。倘貿易量不變，貨幣量增加，則物價騰貴。軍閥發行紙幣，目的完全在

應付軍政費，絲毫不顧慮貿易量。甚至貿易量減少，紙幣反增加，其結果則物價受積極消極兩重勢力的支配，騰貴程度必甚高。如果物價騰貴，各階級人的收入，都能隨之為比例的增進，則其弊害不過在金錢出納上增些麻煩。然實際情形，並不如此。社會上所有收入，按其性質，可分為兩大類：一，定量收入（Fixed in come），如房租，利息，薪俸，勞銀等是；二，非定量收入（Unfixed in come），如營業主的利益，經紀人的佣金是。非定量收入，常隨物價的增加以俱增。反之，定量收入，則增加極難，且即增加，亦必在物價增加後若干時。物價騰貴，而收入不增，則生活必難維持。實際上恃定量收入為生者，大部為勞動者。故濫發紙幣的結果，使生活困難者愈加困難。罷工暴動等事，最易發生。社會秩序，必被擾亂。

二，商業　紙幣發行過多，則信用膨脹。加以貨幣價值變動無常，物價漲落彌定，最易引起投機。投機盛行，則人存僥倖之心，正常實業，無人經營，甚非國家之福。其次省際兌率不能確定，更為商業的大阻礙。發行不換紙幣的省分，必須禁止現金出境，因此省與省的關係，恰如兩個紙幣本位國家的關係；其間債務的清償，全恃匯票。譬如上海與天津貿易，上海欠天津債款五千元，天津欠上海八千元。除五千元互相抵銷外，天津淨欠上海三千元。如天津現金可以出口，則商人可於購買匯票及運現兩個方法中，任選其一。如此則匯兌率決不至無限提高。惟因現金禁止出口，則只有購買匯票一個方法。此時銀行可就匯票需求的程度，充分提高匯兌率，商人無可奈何。故各省均以不換紙幣為本位，則內國貿易變為國際貿易。商人於計算物價之外，更須時時顧及匯兌率的漲落。現在東三省與外省貿易，深感受此種困難。萬分無奈，不得不藉重日本金票，以為清償外省債務的工具。其結果則金融受日本支配，不能自主。

三，財政　就商業與民生兩方面觀察，不換紙幣的弊端，確已不可勝紀。倘於財政有利，還未嘗不可發行。然并此亦不可得。凡濫發紙幣的省分，物價必節節增進。一年之內，前後相差甚鉅。物價騰貴，則政費支出增加，前一年之預算，必不適用。入不敷出，則惟有增發紙幣，暫為目前的彌補。紙幣愈多發，物價愈騰貴，預算愈不足。如此因果相循，必至紙幣變廢紙，財政破產，社會秩序擾亂。歐戰以來，俄國民生的困難，德奧社會的紛擾，莫不與紙幣有因果關係。

現在中國東三省，已經變為純粹的紙幣本位。所有不換紙幣的弊端，已次第表現。就財政言，則預算常感不足；就商業言，則投機盛行。加以省際匯兌率不定，對外貿易，經營困難。物價騰貴，民不聊生。自命理財大家之王永江氏，日夜籌謀，絲毫不能改齊。當發行之初，鎮威上將軍，恃槍礮的威力，強迫人民行

使，何嘗不自詡得意。乃行之不久，破綻大見。現在各軍閥，尚欲師張將軍的故智，勢非逼出全國大亂不止。

十四，九，十五。

劉叔和

西瀅

一九二〇年的秋天，有幾個中國留學生從美國到倫敦，其中我最先認識的是徐志摩。有一天，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遇見志摩，他說，他同來的老劉認識我，他在飯廳裏看見我的時候，說道，「那不是小陳嗎？」我問老劉是誰，志摩告訴我他名光一，字叔和，南通州人，北大法科畢業，在美國研究經濟學，他們兩人同船去美，現在又同船到英國。我聽了還是茫然，想不起劉光一是誰來。

大約過了一兩天，我才同叔和相遇，他說起我們在上海南洋公學的附屬小學曾經同過半年學，那時他的名字叫光頤。我漸漸的想起一個常常穿白竹布大褂，腦後拖一根小辮子的瘦弱的人來。他這時還很瘦弱，不過那時他比我高半個頭，現在我比他高半個頭了。此外我能夠想起的，只是他是老學生，比我高二級，我入校半年他便升學了。他自己說，他在小學的時候很懶惰，不大愛讀書，所以畢業的時候是末一名，並且幾乎不及格。

他在南洋公學中學畢業之後，就考進北大法科。那時他求學的興趣已經很濃，畢業的時候，小學校考末一名的居然一變而為第一人。此後他在北大又研究了一年，就自己備了資斧到美國去了。

他在倫敦，就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經濟學，尤其注意經濟原理和經濟史。可是他在經濟學外，同時還研究許多東西。他又非常健談，無論什麼問題，從文藝科學以至極微細的事物，一經說到，叔和便有他的意見和結論，一開口便滔滔不絕。後來他同傅孟真和我都住在一條街上，往來極密。孟真也於學無所不窺，而又健談。我們三個人每次相遇，叔和同孟真必爭，叔和所是的孟真必定要說它非，孟真所非的叔和必定要說它是，旁證博引，奇趣橫生。我素來吶吶不多言，然而也喜歡弄些野狐禪，遇到有趣的爭論，免不了常常加入他們的戰隊，爭端一開，往往歷兩三點鐘不休。

叔和家中還富有，可是他日用非常的節儉。他住一間小屋，不能坐家中讀書，每天清早挾書到學校圖書室，或附近的圖書館去攻讀。除了上課的時候，他整天總在圖書館，直到閉館才回家。那時我同孟真等也窮極，我住在屋頂一小屋中，更加狹窄，所以也不得不上圖書館讀書。中飯的時候，我們三人大都會集於附近一個極便宜的小飯館中，吃那永不變更的煮牛肉，討論種種色色的問題。飯後到附近的 Clapham Common 散步片時，自然又

少不了爭論，又各回圖書館。除了星期日我們有時到郊外遊息或作長時間的爭論外，日常生活，大都如此。

一九二一年的年底，我到德國，在Dresden住了半年；六月到柏林，孟眞叔和已先在。那時中國學生從他國到德國的很多，大多因爲馬克價落，前去遊歷。叔和仍舊閉門讀書，所以不到三個月，他已經可以勉强看德國書和談話。我不久便去法國，又從法回中國，風傳以後叔和在德也曾經有過些浪漫生活，可是這一段歷史我就不知道了。

叔和在一九二三年的秋天回中國。因爲他雙身沒有家屬——他曾經結過婚，沒有子息，他在美國時候他的夫人便去世了——他就同我們幾個人同住。這也許是叔和的不幸。因爲叔和爲人雖極隨和，對於主張及操守却很固執。他同寓和往來的人，都不懂得酬世的方法，不知道怎樣的迎合潮流，怎樣的觀風轉柁，怎樣的敷衍所有交往的人。他們相信什麽是對的，便覺得應當做什麽，不知道在中國做事必須用手段，必須有交換的條件。因此他們在中國社會裏總覺得格格不入；他們想做的事常常失敗。他們的朋友們總說他們的洋氣大深，書獃子氣太重，勸他們圓活些，反對他們的人只覺得他們可厭，是應當用種種的方法掃除掉的障礙物。他們自己也覺得什麽事都做不好，非常的無聊。叔和處身其中，自然更加不能與流俗相合了。

叔和在北大所教的課，最重要的是歐洲經濟史。經濟史是他專門研究的學問，然而他們並不對於自己所已經知道的認爲滿足，還是非常刻苦的預備。往往因一小點，遍翻所有的英德法三國參攷書，必定要毫無疑竇才罷。他對於所有的功課，都這樣的認眞，所以常常到夜間二三點鐘才睡。有時他發見了自己以前演講的錯誤，無論怎樣的微小，他一定要在講堂上認錯更正。這種歐美學者酷愛眞理的精神，在中國也許免不了受一般學生的輕視。我知道有幾個優秀的學生實在非常敬愛叔和，然而大部分也許不見得能識叔和的眞價值，要不然叔和也不至於脫離北大了。

去年學期考試的時候，某班學生要自已選擇坐位，叔和却固執非依他排的號數坐不可，因此許多學生說他污辱他們的人格，拒不受試。經了這次風潮，叔和已經非常的灰心。下一學期忽然他接到他所教的選讀班學生用全體名義寫的一封信，攻擊他很厲害，說他的教課是「了草敷衍」。用別種罪名罵叔和，他也許還可以忍受，把「了草敷衍」四字來責備一個教課最認眞，最不肯半點將就的人，使他覺得他的心血是白用的了。加之他對於學校種種的不滿意，就決意辭職。後來他的別班學生竭力的挽留他，學校方面也不肯准他辭職，朋友們苦苦的勸告他，就是寫信的那班學生也有人表示後悔，可是叔和無論怎樣不肯再回北大了。

他因爲教了一年半書，只是預備功課，沒有時候去研究新

的學問，所以他脫離北大後不願就別的事，只想自己讀書，恢復以前在歐美時的求學的興趣。正在這個時候，現代評論出版了，同人中只有他沒有固定的職務，就推他爲經理。爲了這個報，他奔走了好幾個月，費了不少的心血，報酬自然是沒有的，非但沒有報酬，他還貼了不少的車錢和郵費。他自己相信很有辦事的能力，其實他始終還是一個學者，所以這個担子壓在他的背上，使他很感覺負擔的沉重。

近二三月來，報紙的事務已經上了軌道，他也漸漸的回復到以前求學時代的生活。除了爲了滬案他非常熱心的做了許多切實的研究之外，幾乎只是關了門讀他想讀的書。不意他忽然病了。

他身體極弱，自己的起居又沒有一定的時刻，飲食又不當心，所以常常有病。八月中旬他又覺發燒很重。我們起初以爲他的病不過舊病復發，并不在意。可是請中醫醫治兩三天非但不好，并且加重。一天，適之去看他，他說 'My days are numbered'. 他雖然說的是笑話，我們很替他着急，勸他搬入醫院，因爲醫院裏看護總得周到些。他自己爲節省計，決意搬入德國醫院。他去以後，我們才知道那個醫院簡直沒有什麼叫看護，要招呼還得自己帶人去。可是他的病是重傷寒，病勢極重，不便再搬。在醫院住了十天，我們看見他一天一天的瘦弱，目光一天一天的呆鈍，耳朵一天一天的不靈，可是他的熱度却漸漸的減少，醫生說他的病很有起色。

九月一日下午我同錢乙藜到醫院。覺得他雖然瘦得可怕，然而精神却好些。看護婦說，危險的時期已經過了，以後只要不吃東西，便慢慢的好了。我們聽了很高興。

第二天中午，醫院忽來電話，叫我們派人速去。我們到時約在下午一時半，該院醫生克利與友人周振禹醫生都說他的病沒有希望了，克利醫士說病人直至前一日，日有起色，昨晚忽變卦，不知吃了什麼沒有。叔和此時尚清醒，看見多人忽至，目光灼灼從此人轉至那人，額角汗珠迸發，問道「My Case沒有hope了麼？」我們只好忍止眼淚，安慰他，同他說病已加重，但不是無望，不過須有人在傍服侍才好，請他把家中住址告訴我們吧。他說「不用通知他們了，沒有用的」。我們催了幾次才說了。我們問他昨晚吃什麼沒有，他說沒有。他又說「昨天晚上鬧得天翻地覆，如果今晚也這樣，我就不能活了」。我們一面去打電報給他家族，一面到協和醫院另請醫生，希望再有回生之術。二時半他又囑我發一電給他長兄。我三時回醫院，他已經不言語了。三時二十分協和醫生到，略審視，即告束手，並且說恐怕只有幾點或幾分鐘的事了。醫生去後，朋友們恐環立室中，擾亂病者神思，都退出門外。房中只有我同看護婦一人及侍者一人。果然不到幾分鐘，叔和已與世長辭了，

叔和死的日期是九月二日，便是陰歷的七月半。先四五天，錢乙藜去看他，他問將到八月半未，乙藜說離七月半還有多少天，叔和說「七月半要出院去逛逛了」不意竟在這一天棄了他的軀殼去了。

我們同醫院交涉叔和身後事完畢出院，在門口遇信差，有一信是志摩給叔和的。我拆開一看，是志摩南下時告辭的信，信裏說道「盼兄耐心靜養，早日安復為慰。南中逗留約十日至十五日，歸時再見」。今志摩已歸，叔和却永遠不能再見了。

叔和的病不是不能救的，并且在醫院多少天，一天一天的熱度已減輕。死的前一天，他精神也略好，夜間忽然變卦，一定有特別原因。醫生說也許他前晚吃了東西或動了，他既說並沒有吃東西，那麼想來是動了。他所說「昨晚鬧得天翻地覆」的話，恐怕與他的死有關吧。前一天我們在醫院時，間壁某室忽發哭聲，可是叔和那時並沒有聽見。也許晚間那死者的家族都來號啕大哭，叔和聽見了，因為非常不安而動了也未可知。其實舉哀痛哭這些事，在醫院是應當禁止的，就這一點也就可以知道德國醫院的隨便了。

叔和性情平易，待人和婉，可是常常喜歡說抱怨的話。請他辦事，強之常達目的，可是開始總自捶其胸道：「辦不了，辦不了」。大約因此及因他說話極多的緣故，朋友們稱他為「劉老老」。許多散處歐美中國的朋友聽見劉老老忽然死了，一定大家會感覺極沉痛的哀悼。

小說

衝突

何植三

北池子的春湖之廬是同學五人所組織，差不多和家庭一樣。

這一天晚飯畢後，每人喝着家鄉寄來的毛尖茶，議論故鄉的荣味，不知怎的，後來慢慢的談 到各人自己的家庭和婚姻上去了。

本來青年對於這種問題猶如鄉下姥姥之對於媳婦，很樂意談論和批評的；在全寓的青年B君他是聽到人談政治和社會的改造，即在白天，便會假作瞌睡，神往別事的，現在忽然聽到耳熟的「家庭」「戀愛」，他口也開了，聲也響了，笑也有了，悲也有了，好像撥動了話匣子的機條似的。

以下便是B君講的關於他的家庭和戀愛的話。

四五年前，不知怎的，我有一種故意要和人家不同的心理；每當禮拜六的午後，差不多有許多同學，一定要梳一梳頭髮，然後到女師校的門前校後去徘徊；雖然那邊溜[illegible]個人，連半個也沒有；我老是這樣說：

「你們傻呀！你們傻呀！這有什麼趣味呀。」

但畢業以後，我往平[illegible]去當教員，突見甲級主任的女同事，

心裏很有些炫燿，兩隻眼睛的光彷彿立即想變兩只手把這動人的一朵花，搶過來給我深深的聞一聞。

三個月以後，我們借着散步的名，一定要口對口兒親帖一忽兒，方才覺神情濟爽，一天的苦悶星散了。

忽然一天，一個同事，其實在先是同學，而且是介紹我的人，悄悄的對我說：

『危險呀！危險呀！B，我替你担憂，你不是有了嗎？唉，你一定要演三角代數了。』

當時我雖然不回答，然而心裏彷彿說：

『不會的，不會的。』

諸位你們聽見嗎？這又是我的不可思議的心理了。

到了將放暑假的前一天晚上，一種力又把我和她引在校園中了；我們默着，彼此打量着，彷彿將死的人最後看他的親人似的；這種眼光也彷彿是一句話：「親愛的人呵，我們將分別了。」後來她眼兒紅了，哭了，不知怎的我也流出眼淚來了。

不過我回到床上睡時，計算明天的回家，便想起：「她—我的妻，我一定要如昔日一樣的待她，而且不使他知道我的事；因爲這於我無好處，於她倒要傷心。」

今居的朋友，你們爲我想一想，以後我怎樣了。

我到了家，她剛在廊下縫衣服，見了我，就低下頭，臉上現起一陣薄紅，照舊的工作。

那時我想：「唉！可憐呵，羞人答答的一個舊式女子呵。」

她低着頭經過我前，上樓整理東西，預備歡迎新來的客；她的脚真小得像廉足一樣，雹子般的在地上亂點；還有那種呆板的頭髮，都自然的引動我心裏自問的說：

『這是誰呀？我的妻嗎？』

天氣既揹皮揹肉的熱，朋友又十二分誠意請吃飯，「家裏有個妻」，簡直不容易記起，每夜總得一二點鐘回家，有時便睡在朋友的家裏。

我老實說吧，這種行徑的確是今年生的，然也可發誓，我並非有意存心的。

她性質的溫馴，真能使人可憐得哭泣，然我正因爲這點，從不面上現些不快。

這一次徹心的脚氣疼，直把我失了檢點；她克盡婦道，好意的問我「可疼」？我那種「病孤獨」的心理，和她不美的姿態，對她不滿併合得更有勢力，無可扼制的一句話的滑的溜出來：

「我的疼，我的病，請你別費心吧。」

她啜泣了，從黃昏一直到夜半。

要是在陌路聽見哭聲，也得起點同情，然而男子大抵都高傲自尊，當時看了她的情形，不但不同情，反而引爲是懲戒她的一

句話的快樂，我怎肯低首道歉呢。

我不耐煩，嚶嚶的泣聲，便不顧疼是什麼，拖着痠的足膀，彳亍的踏下樓。一天留心我和她的情形的母親，不知怎的醒了：

『唉！口口！半夜三更下樓幹麼呀？』

無限的黑暗中，我不加回答，不過嘴唇却翹起了，仿佛和小孩當不如意的時候翹起嘴來的一樣。

母親張着燈出來，一再撫我的髮，仿佛要想撫摩一隻野猫變爲馴良，接着說：

『是不是她和你嘔氣，請向你的媽說吧，我處置……』

『不是的』。我除三字的回答以外；五六分鐘再沒一句話，於是把母親急得含淚。

『哎喲，說呀，說呀；她有什麼不會做媳婦？待我好，待你的兩個妹妹也好；你看看你的嫂子吧，差得多了；夫妻吧，有百夜的恩呵，你應得爲我爲她……』

母親未說完話已嗚咽了，簌簌的眼淚從頰上直滾下我的肩上，衣幾淬了，然而我却說：

『我的事於你們有什麼相干呀！』

『唉！我的口口，你不應該，你一定要把你的媽媽急死了』。

這一夜完全浸在沉默和啜泣裏，一直到在東山上見了笑的太陽。

第二天晚上，在院子裏乘凉，夜的南風飄拂着襟袖，一家的全歸寢了，只留母親和我，『好睡了，好睡了』母親一再的敦促，然我默然不睬，呆看着星子，昂首呼吸空中的冷氣。

母親忽然憤憤的離開，把大門閂了，屋內門也全部關了，只留往我妻寢室的門；這種意思無異於關了旁的門，開了雞塒的門，趕公雞到母雞已將宿着的地方去棲遲一樣。她自己也歸寢了。

然而我却靜着，冷笑她的無爲，笑她的計策拙劣。

十多分鐘以後，母親又現於我的目前，而且顫抖着嗓子說：

『太凉了吧，請進屋去吧。』

她語聲停歇時，除了星光的眨眼和風的嘶鳴以外，什麼也沒有回答她，可是不反應和無味，也使她搭赸走了。

可也奇怪；又是十多分鐘以後，她又換了憤激的神情來了；諸位朋友，你們可知道這於我是不生關係的嗎？吃她的奶成長到二十一歲，她的凡根心腸全摸熟了，區區的放下難看的臉孔，使我怕什麼，況且這種憤激後面還跟着慈愛在那裏呢！

話雖如是，可是她的計策總究窮了，總究現着她們的本色哭了，最後且請起八十歲的婆婆的老病的祖母做抵制克服的方法了。

諸位呵，那時的我還能如頑石一般的倔强麼？我是完全被克服了，無可奈何的被克服了，深深的呼了口氣，也不睬她們，悻悻的上樓進我妻的室，這正和逃學的孩子上學一樣。

忠實的，賢淑的，一天辛勞的我的妻却痴痴的睡着，仿佛弱

小無知的小羊，當這樣的風聲緊急，有人憎惡她侮辱她，她還或須做着黃金色的夢呵。

然而那時的我，完全感動了，完全被憐惜同情充滿了，心裏仿佛得着一種啓示：

「青年呵！不愛你的妻，應得愛你的同類呵。」

「是呵，是呵。」

我一面心答着，不知怎的，一面將淚珠縱橫的頰只在她額上狂親，仿佛在佛前懺悔而叩首似的。

她受着驚醒，突見丈夫無端的哭了，一把手來拭眼淚。

我很溫柔的承受她的好意；然而一見她胼胝的多裂縫的，有油膩的手，更使我嗚咽，心裏仿佛說：

「這是我的好家婆呵，這是我的好家婆呵。」

現在我住在大都市裏已三年多了，一般青年對於女子的愛情，是報紙上做情詩出風頭，是坐摩託車，是請她吃大菜逛公園所交易來的；我和她雖無愛情，然而較之一般青年，已好得多了，所以也頗自得其樂。

B君說畢，他那兩張嘴皮全撕開了，仿佛正表示他的自得其樂。

同寓的F夫人，却悄悄的說：

「是這樣辦的，是這樣辦的，不過女同事怎樣呢？」

「唉！女同事嗎？女同事嗎？請別提起吧，我們只有在恍惚世界相會了，我們只有在未來的世界相見了。」

B. 君傷心了，我們坐了一會也告別歸寢了，他嘆了口氣就走入寢室，或者這天晚上和女同事在一塊兒吧。

詩

記言

胡適

「忍了好幾天的眼淚，
總沒有哭的機會。
今天好容易沒有人了，
我要哭他一個痛快！」

☆　☆

「滿心頭的不如意
都趕着淚珠兒跑了。
我又可以舒服幾天，
又可以跟着人們笑了。」

十四，六，二。病中補成

通信

讀了任陳二教授的改良大學芻議以後

記者足下：任鴻雋先生，和他的夫人陳衡哲教授在現代評論第三十九期上所發表的那篇陳改良大學教育的計劃，內中有一個

計劃，就是科學與道德並重用，以補救現在這種只重科學而不重道德的缺憾。我覺得這一個計劃頗合我個人的口味，現在我且把我對他的實識簡單披露於後，歡迎大家起而評判。

我覺得一個理想的大學教育制度，須包含三種要件：一科學，二技術，三道德。斯三者，缺一不可。然而在現今的大學教育裏面，却缺乏了這個道德的要素，煞是美中不足之處。

科學是什麼？科學就是研究自然現象，（即社會現象也是自然現象之一）而所發現之原理原則。技術是什麼？技術就是根據這種原理原則，用以改變自然現象，而所採取之各種手段。道德是什麼？道德就是應用所學之科學與技術，真能以虧己利羣爲心（至少亦須羣己互利），替社會謀種種之福利，而所養成之態度或品行。所以這個道德的地位，如果是爲社會造福起見，無論在任何教育裏面，都應列在科學與技術之上；否則，這個科學與技術，最容易變成不道德的害羣之物。

誰也知道，這個科學的本身無價值，他的性質，完全是中立的，既可把以爲善，又可把以爲惡。當然技術這個東西，也與他爲同性質。

科學猶如一枝快槍，他既可用以保境安民，又可用以打家劫舍；科學猶如一個美人，既可用以順情養性，又可用以蠱惑良民子弟，科學猶如一管彩筆，既可用以主張正義，又可用以誣造文件：換句話說，就是科學的本身是中立的，用他的人好就好，用他的人惡就惡，所以這個學習科學的人如果是個豺狠，那末，科學就恰可給他做爪牙，在社會上去吃人。

論者或曰，科學既是一種無善無惡的東西，那末，就令在大學教育裏面，純粹採用科學教育的制度，那末，結果也無負於道德不是？并且採用科學教育，還可養成一種尋求真知的習慣，不但對於道德無害，而且對於道德有助。因爲科學的方法，是發現道德標準的最好工具，誰也不能否認。不過仔細一想，我們便知道這個只重科學而不重道德的缺點了。這個缺點是什麼呢？就是一個人的注意力，如果沒有特別的關係，是很難各方面都能顧慮到的。現在在大學裏面，既然大家都注意科學，那末，結果便最容易忽略道德：一者，簡直不知道道德二字怎麼講；再者就令講德，也很難以身作則。所以在現在這種大學裏面畢業出來的學生，好的也不過是才學兼優，然而說不上「品」。至於壞的，則直是品亦不足，而才亦無餘了。這豈能說，不是注重科學教育的缺點嗎？

誰也知道，這個教育與人生的密接關係，所以這個人生問題不解決，莫說是科學教育問題不能解決，就是教育的部份，也是沒法解決。

但是人生究竟是什麼，還可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不過據

我看來，這個人生的大部份，却不外一羣慾望的總和。慾望是什麼？慾望合兩種要素相結而成，第一個要素，就是人類的不足之感(慾)，第二個要素，就是因爲不足，而吾人所懷抱的充足之願望)。換句話說，就是這個人生，根本是空虛的，需要各種東西來充實。但是這個人生的空虛，究竟要如何才能把他來充實呢？這便牽涉到科學教育問題。據我看來，科學教育的目的，就是教育我們個人，如何取得各種東西，以滿足我們人生的要求。至於道德呢？則是不獨想把我們個人的慾望滿足，而且想用我們個人的能力，把別人的慾望也要滿足，甚至在這些人我的慾望不能並存的時候，情願犧牲自己以利別人。所以科學的教育，只在乎發達個人之慾望，以求得其所滿足。因此，人們的慾望不發達，科學便絕不會發達。至於道德呢？則在極力限制個人之慾望，以圖別人之慾望滿足，所以個人之慾望，如果有時不能限制，則絕無道德之可言。說到這裏，我很想借用老子一句話，就是「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至於道德的觀念，是怎麽發生的呢？這點可要詳加解釋，否則不足以明道德的重要？現在且讓我略述幾句。因爲這個人們的慾望，在某種程度以內，大致都是相同的。舉例來說，比如人們出胎而後都有食慾，其後便有衣慾，住慾，行慾，再其後便有色慾，再其後便有健康之慾等等，這是人人之所同的。又因爲有了慾望以後各人都不肯犧牲，各人都在社會上求滿足；更因爲這個社會上的東西，有限的原故；於是到結果來，便不能不爭，爭則無所不用其極。所以社會上，常有流血之禍。於是在這時候，有一些聰明的人，看清了這個競爭的來源，是由於人們慾望的衝突，所以方才提倡犧牲小我的慾望，以求人類共存，這便叫做道德，這便是道德之起源。所以道德的意義，初不外犧牲自私自利的慾望，以圖公利的實現。但是在這時候，又因爲犧牲自己以利別人的事項，爲天性所不容，所以他們方才又主張修養。修養的意義，就是隨時隨地，培養出一種犧牲小我以利大我的精神，務斯要養成一種習慣，就是一念之差，亦必計較，所以古人才有「功過格」；才有「吾平日與一善念則投一黃豆，與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的美談。即此，可見修養之難能可貴。平心而論，假如在社會上，在道德方面，人人都有訓練，恐絕對不會有戰爭發現，所以道德實爲世界和平的媒介。

不料如今世界，竟把道德置諸腦後，在一國之間，提倡個人的自私自利主義，在國際之間，又提倡國家的自私自利的主義。所以國內便有勞資之爭，國外便有爭城奪地之戰，凡此都是未提倡道德的原故。據此以觀，便知道現在大學教育，不注重道德教育的壞處。

回視我們中國，這些大學畢業的學生，他們在畢業後的生活

怎樣？據我看來，除了極少數的人而外，他們不是想要一位極漂亮的女學生，便是想如何的發大財，甚至去投誠於軍閥，以取得秘書之職。要是不然，便去在新聞紙上活動，瞎敲竹槓，不是，便想如何去做官，去鑽營。至於國家和世界，則絕少有人過問，這就是大學裏面所造就的好成績。總之一句，現在的大學教育，因爲只注重科學教育的原故，他的根本壞處，就是所製造出來的人物，十分之九，都是才有餘德不足。因爲這樣，我狠賞識任鴻雋先生和他的夫人陳衡哲教授，所發表的改良大學教育的計劃，希望大家評判指敎。

樊弘　北京

「愛國運動與求學」

記者先生：我們讀胡先生的「愛國運動與求學」，從頭到尾，得着三個不同的觀念：讀了第一到第三段，我們欣慰胡先生能了解五卅運動中學生的精神。讀了第四到第六段我們佩服胡先生對於五卅慘案交涉失敗的精確的分析。他一則承認羣衆運動之不能持久是當然的；再則承認民氣與「像樣的政府」同爲外交勝利的要素；三則認定此次外交失敗，咎在政府之不「像樣」。中間有一段說；「他們（政府）不但不能利用民氣，反懼怕民氣了．至於今日，滬案及其關係各案絲毫不曾解決，而民氣却早已成强弩之末了！」但是從第七段以後，使我們太冷心，太失望了！我對於胡先生素來表示敬意的，而他這篇文章，我也相信是完全出於好意的。但是我們正爲其感受胡先生的好意太深，所以有幾個疑問才不能不提出來說一說•

學生參加羣衆運動的事，在胡先生的意思，是不應該的。他說：「國家的紛擾，外間的刺激，只應該增加你求學的熱心與興趣，而不應該引誘你跟着大家去吶喊」。這件事在學理上我不敢說什麼；但就事實來說，現在中國的學生却不但應當參加，而且必須參加羣衆運動的。這次滬案才發生的時候，假如沒有學生在租界內演講以至流血，而報紙上又絲毫不敢登載，那日紗廠的寃案也就無人過問了。慘殺既起以後，除學生會以外，「沒有一個團體辦理對外交涉；上海市民運動幾乎全在學聯支配之下」。以後在宣傳及聯絡上，學生尤負重大責任。至於上海以外，各地對英日的種種運動，那一處不是學生先發難？既發難以後，那一件事不是學生捐大頭？尤其是宣傳方面——或卽胡先生所謂吶喊——若無學生努力，恐怕只有識字看報的人，從報紙上，含含糊糊的略知道一點；那得來這「幾千萬人」的熱烈的運動呢？我們再考查中國民衆運動的歷史——「五四」只有學生；「六三」才有工人；到這回「五卅」才有工商學的聯合運動—我們不能不承認是學生開其端。假如胡先生根本否認羣衆運動的價值，那學生自是多此一舉；假如羣衆運動是應當有的，那指導之責，在中國這樣情形之下，除了學生以外，還有誰來擔負吧？固然學生參加此等愛國運動，一定要荒廢一部份的學業，但在中國現狀之下，我們也只能含酸茹痛的忍耐着，若照胡先生所說的完全不管時事，那只好去作德意志的學者去了。

胡先生說：「帝國主義不是赤手空拳所能打得倒的，英日强

恣不是幾千萬人的喊聲咒得死的」，但是胡先生所謂的民氣的表現除了赤手空拳的做些罷工抵貨，和喊聲咒罵的做些宣傳請願以外，還有什麼花樣呢？胡先生既承認外交問題要「民氣與政府相爲聲援，方才可以收效」，那就不能否認民衆亦手空拳的運動了；所以也就不能否認學生領導民衆作亦手空拳的運動來救國了。

胡先生這篇文章裏，尤其使人懷疑的是在忽視民衆運動的意義。在原文第五段裏，雖然標明民衆與政府互爲聲援的原則，但第六段說政府怎樣不能利用民氣，以致滬案久懸不決，而第九段就接着說一切運動都無用了，只有打個人主義——「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這就是說，外交的命運—或最普通的說，民族解放的命運應完全取決于政府之手；人民做到民氣的表現，就算盡了天職，其餘都可不問而惟從事於個人的修養了，我們以爲政府貽誤外交，祇能算民衆運動中的障碍之一。民衆運動遇到這種障碍時，負有指導之責者，應指導他們來打破這種障碍，而繼續前進；不應當教他們中途氣餒，廢然而止。我相信胡先生把國民革命完全忽略過去，而仍然抱着前幾年「好人政府」的主見。但是「好人政府」是胡先生嘗試過的了！

原文第七段說：『上海的罷工是對英，日的，現在却是對鄭政當局，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了。北京的學生運動一變而爲對付楊蔭楡，又變而爲對付章士釗了。廣州對英的事件全未了結，而廣州城却早已成爲共產與反共產的血戰場了。三個月的「愛國運動」的變相竟至如此！』假如胡先生承認民衆運動有相當的價值，上海，北京的變相（好壞另是一問題）祇能說是民衆運動的歧途，負有指導之責者應當予以

州的「血戰」明明是政府軍繳反動軍

反共產的爭鬥，除非胡先生所謂的「

府的行政，昭然可按，是否共產，

失其邏輯，而帶感情作用了！

以上是我讀了原文後的幾個疑

申明我是贊成「一面上課，一面繼

劉治熙十四

劉先生說：『……民衆運動的

以糾正，不應付之一嘆。』我

篇文字的動機。對於今日的羣

有人，但是『指導』的却很少

之責者』是要挨罵的；但我們

逼迫的話。

我並沒有『根本否認羣衆運動

事業不是短時間能做到的，而

能有短時間的存在；救國是一

，而跟着大家去吶喊却只能算

眞正的救國事業。

劉先生嗣我：『民氣的表現，除

，和喊聲咒罵的做些宣傳請願以

句話很叫我傷心。是的，花樣

我要敬告劉先生和全國的靑年

一，青年學生應該注重有秩序的組織。今日學生紛紛加入政黨，這不算是組織。學生團體本身沒有組織，學生自己沒有組織的訓練，而僅僅附屬于外面現成的，有作用的黨派，那是無益的。學生時代的組織所以可貴，正在於兩點：(1)學生自己參加，自己收組織的訓練；(2)沒有軌外的作用，不過是學生生活的一種必需的團體生活。現在的學生團體完全是鶩外的組織；平日不曾受過有秩序的團體訓練，到有事的時候，內部可以容少數人的操縱，外面可以受有作用的人的利用；稍有意見的紛歧，也不能用法律上的解決，必鬧到分裂搗亂而後罷休，——有時鬧到分裂搗亂還不肯罷休。所以我們奉勸青年學生第一要注重那些有秩序而無作用的純粹學生組織的訓練，這是做公民的基礎，也是做羣衆運動的基礎。

第二，青年學生如要想干預政治，應該注重學識的修養。你們不聽見吳稚暉先生說孫中山先生沒有一天不讀書嗎？民國八年五月初，我去訪中山先生，他的寓室內書架上裝的都是那幾年新出版的西洋書籍。他的朋友都可以證明他的書籍不是擺架子的，是眞讀的。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他的領袖資格，正因爲他終身不忘讀書，到老不廢修養。其餘那許多革命偉人，享了盛名之後便丟了書本子，學識的修養停止了，領袖的資格也就放棄了。我們自然不能期望個個青年學生都做孫中山；但我們期望個個青年學生努力多做點學問上的修養。第一要不愧是個學生，然後第二可以做個學生的革命家。現在有許多少年人高談「取消廿一條」而不知道「廿一條」是什麼，大喊「打倒帝國主義」而不知道帝國主義是什麼，口口聲聲自命的什麼主義的信徒，而不知道這個什麼主義的歷史與意義？——這樣的人就不配叫做「學生」，更不配做什麼學生救國的運動，

十四，九，二十二。胡適

教授耶抑流氓耶？

記者足下：漢口某報近登載新聞一則「武昌大學校長石蘅青因辭退多數有名教授如黃侃等，一時難覓相當人物，而開學在急，不得已羅致大批北大畢業生以塞責，計有湯璪眞新聘爲數學教授，聞一多爲英文教授等多人，復委新聘教授吳小朋爲總務長兼附中主任，該校學生對此頗爲不滿，石遂因此辭職」。我們以君子待人，不敢說這段新聞，就是黃侃自己，或黃侃私人所登的。我們缺少判斷力，不敢說黃侃不是有名的教授。況且近日所謂有名無名的，本來也沒有一定標準。但是聽說黃侃在武大國文系幾年，是祇許唱獨脚戲，不許添聘一人的。上學年武大聘請郭沫若，黃侃到校拍桌大罵，說聘郭沫若就是有意請新文學家來推倒他的舊文學。同時郭沫若也接一封匿名信，罵他本來學醫，怎配充最高學府的國文教授。郭沫若這樣光明磊落的人，當然就把聘書退還武大。黃侃也就依然爲武大國文系的獨一教授。這樣大名鼎鼎的黃侃，怕人家推倒他，我們覺得很奇怪。可是武大國文系的學生就很苦了。除了黃侃的文字學，幾乎沒有什麼功課可上！上學期幾個月之中，黃侃實行三不主義，——不上課，不辭職，不請

假，—竟至三次之多。第一次聽說是反對師範改組，第二第三次聽說是想推翻評議會。這個三不主義，雖然是很新奇但是以黃侃的大名，又誰敢非議？況且他的三不主義，從前在武昌高師，已經屢次實行。去年武高招致新生時，黃侃的一兒一女，雖是未在中學畢業，居然每人拿一個假文憑來校投考。其後閱卷員有評判他們程度不夠者，黃侃拍桌大罵，並以將實行三不主義相恐嚇。結果大家調解，錄取其女了事。有名教授的行為，誠然是出人意料之外。今年暑假時，武大予黃侃解約，或者有不能羈縻大儒之罪。但是有名的教授，何在不可以教書。且武大這種辦法，也可以令黃侃於三不主義中，至少可以實行其一，—不上課。—又何必老羞成怒？我們所不解的，就是黃侃宣言「武大無論如何辭我，我是不走的。」黃侃的拜門弟子某，並且呈請蕭耀南飭令武大挽留黃侃。這種借官廳的勢力維持教授飯碗的辦法，或者事前未得黃侃的同意。但是黃侃又在蕭耀南的軍署內，新謀得一個秘書位置。聽說他不是僅僅點綴秘書這個頭銜，是要借此恐嚇武大。若不請他回校就要運動官廳斷絕武大經濟的來源。猶記得四個月前，黃侃生兒，請國文系全體學生到家宴會三次。他就是半時，也屢次請學生吃大餐上戲園。那樣厚愛學生的黃侃，竟一變而與他們為仇，要斷絕他們學校的經費，我們真是夢想不到。至於聘請教授，我們以為祇當問其勝任與否，不必問其從前在國內何校畢業，以後在海外何國留學。難道北大或某大的畢業生，就無造成學問的可能麼？武大的死罪，就是不應該辭退黃侃等這些有名教授。但是新聘的教員，是否都是臨時拉去塞責，我們卻不敢輕下斷語。我們知道湯璪真的數學，是有許多人佩服的。他從前是女高師教員新近從德國回來。聞一多新從美國回來，他對於英文尤其是近代英國文學，是很有研究的。他並沒有受武大的聘，某報未免調查不實。吳筱朋曾任安徽高工總務長，及西北大學教務長。此次武大校長總務長俱辭職，新校長又未到，請吳以教授代理總務長，籌備開學，原為借用熟手。又何勞有名學者的挑撥呢？最後一句話，我們聽說石蘅青辭職是厭棄武漢社會的污濁。然乎否乎，不得而知。但是武漢所尊為有名的學者，倘盡如某報所載，那就令我們設身處地，除了避路讓賢，也恐怕再沒有辦法。

劍公十四，九，十四；

研究市政問題　批評地方事情　的市聲週報　第三卷第三十七期　出版了

本期要目；時事短評四則（立庵，易華，易華，立庵）讀英人羅斯共管中國財產兩次演說（立庵）對於上海英人二次屠殺同胞之感想（謝倩茂）孫文主義與國家主義（謝倩茂）湖北的汽車路（易華）漢口暑天之狀況調查（旣明）

本報全年五拾期定價洋壹元郵費在內半年五角每期銅元肆枚代售處在外埠各大書坊

總發行所　漢口歆生路泰安里口市聲週報社